

唐宋盛世六百年,文治武功,光天耀地、甲冠天下。唯独医学却是例外,常被后人诟病。罪状之一,是用药“香燥”,指的是宋代官方药局所常备的丸散中多用香料药,容易产生耗津助火的副作用。其实未必,七百余年后的今日云、贵、川、湘人氏,嗜辣成瘾,普遍“香燥”,也不见得焦头烂额到哪种程度。因为批评宋方的人是元代名医朱丹溪,习惯于因循墨守的中医界内部,就此全部跟进,唐宋医方数百年来就此被漠漠了。世上最严谨的学问,往往外周特色不显,唐宋医学就是这样,与后世的“温补派”、“寒凉派”、直到今天还热火朝天着的什么派、什么派不同,医学是救命的,非同儿戏,哪里可以从派系立场来统治千变万化的疾病呢?因为宋前医学是一个完备的整体,“派性”不显,学习它难,批评却易,现今医史权威就下了结论:“就整个基本理论来说,这一时期没有什么显著的发展。”从此,理论一律,去古遂远,唐宋医学成了迷梦一场。

我笃信唐宋医学是有缘由的。其先,我师从沪上宿耆严苍山先生,先生一生,勤求古训,博览群书,赤诚之心始终贴在病家身上,治病以临床实效为检验标准,所以师古不泥,闪耀着革故鼎新的特色。一次,让我印象深刻:清晨,我到太仓路先生寓所,接

先生上班。年轻而不礼貌的我们弟子,不肯在底层客厅静候,直接上楼到先生卧室,记得那天有点异常,虽然近上班时间了,窗帘仍拉着,室内黝黯,只有卧室外窄窄的小阳台上书桌的一盏台灯亮着,上前一

看,书山枕籍,几稿纸不识货。”这是他深吸一口烟后,神情闲定后对我说的,语调铿锵,言词凿凿,迄今让我难忘。

1979年后我到学院执教,在裘老、世芸兄主持下,着手编修中国医籍簿录。蒙羞的是,这一领域的研究,历来靠日人丹波元

寻梦唐宋 重铸辉煌

潘华信

上密密麻麻都是苍师隽秀的草体字迹,一本卷起的线装书,我翻过看书名:《千金方衍义》(《千金方》唐·孙思邈撰,清·张璐《衍义》),我带着疑问:“为什么要读《千金》?”苍师答:“因为看不好病,所以要读《千金》中去觅宝。”《千金方》是宝,从此烙印在脑了。其后,1979年前后,我常随世芸兄等骑车去永年路拜谒裘老,当年裘老的吸烟方式与后来截然不同,后来是吸进就吐出,最后索性不点火了,只拿烟支在鼻侧吮吮,算是过瘾。卅多年前吸烟是郑重其事

的,火柴划火,屏息凝神,深深吸一口,半晌不语言,徐徐从鼻中透出袅袅几缕轻烟,逐渐缓过神来,重开话局,话锋更狠更隼利,我一直纳闷:使劲吸入的烟到哪里去了?“华信,要经验标准,所以师古不泥,闪耀着革故鼎新的特色。一次,让我印象深刻:清晨,我到太仓路先生寓所,接

华山索道是不同于别的索道的,它本身就是一条观山赏景的绝佳线路。我们乘的是西峰的太华索道,索道全长4211米,相对高差894米,三上三下地起伏行进于群峰之间,在索道上,远近皆是“争高直指”的山峰。那高耸的山脊,险峻的峰峦,陡峭的崖壁,都裸呈着大片淡褐色的山体本色。其间,凡可长树的地方,都镶有条状或块状的深绿色。环顾四周,是一幅幅充满阳刚之气、色泽浓艳的油画。

若不是修建了此条索道,这片华山西部的群山,游人行踪所不能至,目光所不能即,只能是“养在深闺无人识”了。现在,仿佛天赐一双隐形的翅膀,让我们飞翔于山谷与峰峦之间,以开阔的视角纵览山景。坐于吊箱内,奇秀旖旎的景致吸引我们从不同方向频按快门。后来发现,到了峰顶之后照的相,倒不如在索道上照的多。索道单程用时整整20分钟。

李白有诗云“一夜飞度镜湖月”,前人有“跃上葱茏四百旋”之句,读来曾经是这样令人向往,而在“从容飞升西岳巅”的实实在在的体验面前,其审美气派难免就稍逊一筹了。

在开始上行的过程中,心里虽略微有些害怕,但都被风景引起的内心震撼所压倒,但到达达某个山顶后,陡然下行时,这时的下坠感不免使人顿生惶恐。坐于同一吊箱里的女子竟吓得闭起双眼,说是有恐高症。索道到达西峰,吊箱是从开凿开来的一个方形山洞(洞室)“钻”进去的。可见,当年施工之不易。

华山索道

毛荣富



我们乘的是西峰的太华索道,索道全长4211米,相对高差894米,三上三下地起伏行进于群峰之间,在索道上,远近皆是“争高直指”的山峰。那高耸的山脊,险峻的峰峦,陡峭的崖壁,都裸呈着大片淡褐色的山体本色。

其间,凡可长树的地方,都镶有条状或块状的深绿色。环顾四周,是一幅幅充满阳刚之气、色泽浓艳的油画。

若不是修建了此条索道,这片华山西部的群山,游人行踪所不能至,目光所不能即,只能是“养在深闺无人识”了。现在,仿佛天赐一双隐形的翅膀,让我们飞翔于山谷与峰峦之间,以开阔的视角纵览山景。坐于吊箱内,奇秀旖旎的景致吸引我们从不同方向频按快门。后来发现,到了峰顶之后照的相,倒不如在索道上照的多。索道单程用时整整20分钟。

李白有诗云“一夜飞度镜湖月”,前人有“跃上葱茏四百旋”之句,读来曾经是这样令人向往,而在“从容飞升西岳巅”的实实在在的体验面前,其审美气派难免就稍逊一筹了。

在开始上行的过程中,心里虽略微有些害怕,但都被风景引起的内心震撼所压倒,但到达达某个山顶后,陡然下行时,这时的下坠感不免使人顿生惶恐。坐于同一吊箱里的女子竟吓得闭起双眼,说是有恐高症。索道到达西峰,吊箱是从开凿开来的一个方形山洞(洞室)“钻”进去的。可见,当年施工之不易。



其实,恰恰相反,宋方最普遍、大量应用的是各种药物的新鲜自然汁,像生地黄、生天冬、生麦冬、生葛根、生藕、生姜、生蜜、生百部、生百合、竹沥、荆沥、生薏根、生蒴藂根、生芦根等等,它们的作用,大抵是滋阴清热、沃焦救焚,重病、久病都离不开它,且强调不计时间、频服,客观地分析,如果跳出中医的圈子,它已经具备有今日临床补液点滴的旨趣了,领先世界医学多少年?我们还在鹦鹉学舌地重复朱丹溪的宋方香燥,与史实背离实在太远,长眠地下千年的宋代学者能同意吗?今书俱在,可以印证。然而,这种治病精华,昙花一现,金、元迄今绝响七百余年了。唐宋医学于今已愈行愈远,医界习惯听凭不读唐宋医书的权威发号施令,随着做广播操,长此以往,我为之神伤与惋惜。

王国维先生词学三界,现今人

尽皆知,而中医近百年的命运,也经历了三个境地。当然,艺术浪漫,由心生发;而中医的步伐,重浊厚实,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,渡河登山,艰辛倍尝。我总结三个境地是:再生、普及、发展三者。“五四”前后,新文化运动思潮激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,中医不免也被带进,“祖传丸散,秘制膏丹,全部都踏倒他”(《华盖集》)。上世纪二十年代、四十年代,当局已两次举起取缔中医的铡刀,由于前辈们的奋起抗争,刀未落下,幸免于难,然而这种思潮并未罢休,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,仍有人在全国政协上提案,消灭中医。“谁知死草生华风”(《高轩过》),在中医命运行将灭顶之际,党的中医政策颁

布了,春风浩荡、细雨润物,让死草复苏,中医重生,我称这是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中医再生期。1956年起成立中医学院,把中医传承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专业,中医医院的设置更如雨后春笋。在当今地球上,除了西医之外,另有正规的中医,分担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,其观念得以普及,深入人心,这是中医的全民普及期。积淀六十年的普及、发展,中医逐渐走出国门,并获得了国内外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与赞赏,这与九十年前、六十年前面临的局面和任务不可同日而语了,中医学如何与时俱进的课题已摆上议事日程,中医发展的提高期来到了。与国维先生词学三界

的次序颠倒,我们的提高是要上高楼,“望尽天涯路”,上高楼才能看清道路,明白家底,开掘唐宋医学大宝库已时不我待。我们的年轻中医学者,需具备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,怀着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”的心胸胆识,树立中医为天下的宏大目标,来法古开今,重铸辉煌。

行文将搁笔时,王莉博士海外来电,嘱补上这两句:

神州大地有了中医,是百姓的福祉;

中医走出了国门,是寰宇苍生的缘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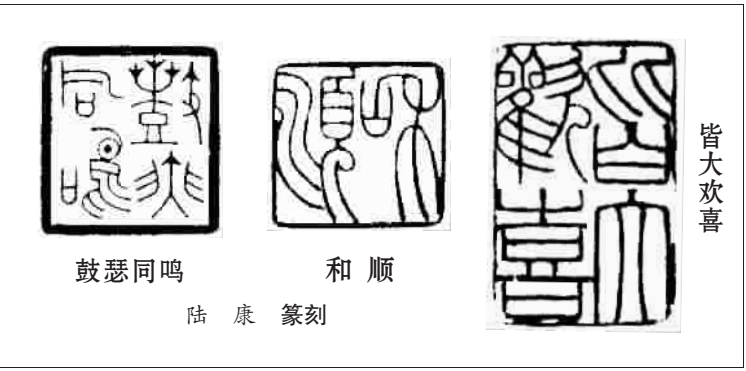
八点半从公司大楼走出来。夜色不算太浓,夏季清朗的蓝色夜空中飘着许多朵的灰白色的云,像一只大大的奶牛。月亮和路灯泛着一圈模模糊糊的光,我揉揉酸酸的眼睛,发觉这朦胧也挺美的。这个光景的昌平路,平静又快乐,两排笔直高大的绿树,

给我指引出一条不断延伸的道路。

塞着耳机,听着喜爱的歌,路边的小狗、散步的老人仿佛也融入了这音乐

有人问,这么多兴趣项目怎么忙得过来?我要说,不投入不尝试怎么知道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呢,家长只好先辛苦一点。让孩子每个名目都学一学,试一试,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。孩子

项目多、学时长难免疲累,



布了,春风浩荡、细雨润物,让死草复苏,中医重生,我称这是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中医再生期。1956年起成立中医学院,把中医传承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专业,中医医院的设置更如雨后春笋。在当今地球上,除了西医之外,另有正规的中医,分担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,其观念得以普及,深入人心,这是中医的全民普及期。积淀六十年的普及、发展,中医逐渐走出国门,并获得了国内外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与赞赏,这与九十年前、六十年前面临的局面和任务不可同日而语了,中医学如何与时俱进的课题已摆上议事日程,中医发展的提高期来到了。与国维先生词学三界

的次序颠倒,我们的提高是要上高楼,“望尽天涯路”,上高楼才能看清道路,明白家底,开掘唐宋医学大宝库已时不我待。我们的年轻中医学者,需具备独立人格、自由思想,怀着“待从头收拾旧山河”的心胸胆识,树立中医为天下的宏大目标,来法古开今,重铸辉煌。

行文将搁笔时,王莉博士海外来电,嘱补上这两句:

神州大地有了中医,是百姓的福祉;

中医走出了国门,是寰宇苍生的缘分。

八点半从公司大楼走出来。夜色不算太浓,夏季清朗的蓝色夜空中飘着许多朵的灰白色的云,像一只大大的奶牛。月亮和路灯泛着一圈模模糊糊的光,我揉揉酸酸的眼睛,发觉这朦胧也挺美的。这个光景的昌平路,平静又快乐,两排笔直高大的绿树,

给我指引出一条不断延伸的道路。

塞着耳机,听着喜爱的歌,路边的小狗、散步的老人仿佛也融入了这音乐

有人问,这么多兴趣项目怎么忙得过来?我要说,不投入不尝试怎么知道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呢,家长只好先辛苦一点。让孩子每个名目都学一学,试一试,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。孩子

项目多、学时长难免疲累,

有时我试探他们要不要做减法,把不很喜欢的暂且放一放,但发现兄妹俩进入了轨道,把练琴、打谱、临帖、描摹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,有点欲罢不能了,要想停下来还真不忍心放弃。即使在课业负担日益增加的当下,琴棋书画反而变成了舒缓学业紧张节奏的润滑剂。

凡有教学就有考试,兴趣爱好也一样。我不排斥各种考级或考试,但从不以此作为学习目的。后来我发现凡是开班招生的技艺培训都有相应的考级或考试,有些还相当奇葩。其实,我对兄妹俩学习的要求很简单,四个字:顺其自然。还是老师反复劝说,我才让兄

爱琴观海 邓伟志

世上有数不尽的诗文称大海是蓝色的,可大海并非总是蓝色的。今年9月我在爱琴海边逗留了几天,海面随深浅不同有浅绿、墨绿,甚至有近乎黑色的。太阳初出时海面为浅红,待红日高照,海面呈银白色,从而加深了我对真理相对性的理解。遂仿张打油先生,写下几句:

海色绿蓝看浅深,晨红午白印时轮。其论莫巧为言妄,欲获真知拟自临。

读永井荷风的《断肠亭日乘》,知“日乘”作为“日记”的别名,语出南宋诗人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。陆游云:“黄鲁直有日记谓家乘,至宜州犹不辍书。”据说,这是中国最早见诸记载的私人日记。

永井荷风《断肠亭日乘》的写作,从1917年9月16日起笔,时年38岁,一直到80岁辞世当日,“不输给风不输给雨”,一日不辍地记了42年。岩波十点出版的30卷荷风全集中,日记就占了厚厚七大卷。

荷风在生前就对自己的日记异常用心,外出时铅笔打草稿,回家之后再用毛笔一丝不苟地誊写在宣纸上,一年一本托书画匠精裱,箱函珍藏。1945年3月,美军大规模空袭东京,荷风栖身二十六年偏奇馆(斋号断肠亭)和万卷藏书均化为灰烬,但仓皇逃命时,竟舍不得几函日记,冒死从火堆中救出,即便是颠沛流离,也不让其离开自己的左右。荷风生前就文名鼎盛,但他一贯不以为然,甘以“戏作末流”自居,唯独对日记颇为自许,认为将是传世之作。

时光也真的验证了他的自我判断,他的大部分著作已无人阅读,但他的日记却经久不衰地行世,被视为“文学的高峰”,令人作为枕边书耽读不止。作家远藤周甚至说:“日本文学可以没有《源氏物语》等名著而不缺憾,少了《断肠亭日乘》则是一大损失。”不仅是日本作家,即便是日本国民,也嗜写日记。很多人都随身带一本漂亮的皮质“手账”,随走随记,国民特别看重自己的“私生活”。也正因此,日记文学,是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,故,也滋养了“私小说”,使其在日本文学中大行其道。郁达夫和周氏两兄弟均钟情于日记,因为他们早期有留日的历史,深受日本文学的濡染,至于郁达夫的创作,更打上了日本文学的烙印,他的小说都是“自供状”、“自叙传”,有“私小说”的文脉。

之中,他们不合节奏的举动,伴着我心头的旋律,和树叶沙沙的声响,产生一种怪异的趣味。各种现实的、非现实的,快乐的,难过的,压抑的,释怀的想法,跳跃着混杂着进入我的大脑,在这十几分钟的时光里消磨。眼看地铁站就在眼前,我在心里祈求老天,每天给我几首歌的时间,让我听听自己的和这个世界的生命的律动。这几首歌的时间,让这样忙碌的一天,有了美感,有了充满感情的意味。

有时我试探他们要不要做减法,把不很喜欢的暂且放一放,但发现兄妹俩进入了轨道,把练琴、打谱、临帖、描摹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,有点欲罢不能了,要想停下来还真不忍心放弃。即使在课业负担日益增加的当下,琴棋书画反而变成了舒缓学业紧张节奏的润滑剂。

凡有教学就有考试,兴趣爱好也一样。我不排斥各种考级或考试,但从不以此作为学习目的。后来我发现凡是开班招生的技艺培训都有相应的考级或考试,有些还相当奇葩。其实,我对兄妹俩学习的要求很简单,四个字:顺其自然。还是老师反复劝说,我才让兄

妹俩去试着考一考。老师的话也有道理:考试就是给某一阶段的学习做一次小结和回顾,了解自己的程度和水平,帮助自己更好地走下一个台阶。我欣然接受。

事实上,学龄期孩子学一点琴棋书画,与其说“学艺”,毋庸说找到一项项兴趣爱好并专注地坚持。兄妹俩站在技艺宝库的门口试图探头向里张望,庆幸接触了些许皮毛。而且好在引路的启蒙老师都很耐心,又有同理心,让孩子们不畏惧不退缩。与同龄人相比,兄妹俩收获更多自信。

围棋历练了一对父子,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晚 学艺路上

学艺路上

『私小说』的文脉

凸凹